

江槐邨先生訪問紀錄

受訪時間：2013年11月21日，

9：30-12：30

受訪地點：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江宅

訪談人：江志宏

紀錄：陳世芳



受難人資料

受難人/案件/判決書年齡	職業/經歷	刑期	與受訪者關係
江槐邨 臺灣青年民主自治革命 促進會案 19	臺灣省立嘉義農 校畢業	有期徒刑 13 年	當事人
案情概況	江槐邨先生 ¹ ，1932年3月8日出生，臺灣省立嘉義農業學校畢業，1951年1月5日因「臺灣青年民主自治革命促進會」案，在家中被捕，於1964年1月5日刑滿離開泰源軍人監獄。		

前言

我們的祖先在四、五百年前從唐山來到臺灣討生活，清朝光緒 21 年(1895) 清朝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把臺灣割讓給日本，臺灣從此成為日本領土，直至第

¹ 當年判決書上誤植為江槐村。

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才重歸中國。日本殖民五十年間，視臺灣為其領土，無論在經濟、教育、交通、國土開發等方面都下了一番苦心，如烏山頭水庫、嘉南大圳等設施，使得嘉南平原由一片不毛之地變成沃野千里，像米、糖等農產品不但能自給自足，甚至還可以輸出，真是生產一年可吃三年。

戰後蔣介石破破爛爛的「敗將殘兵」來接收臺灣，一開始臺灣人民不但不輕視，還展開熱烈歡迎。但他們來了不久之後就漸漸露出狐狸尾巴，一方面治安敗壞，竊盜、殺人、強姦、軍車肇逃等情事層出不窮；另一方面政風也是腐敗到極點，政府官員貪瀆的風氣異常嚴重。

由於大陸戰事頻仍，臺灣大宗民生物資一船一船運到大陸，完全不顧本地人民之生活，造成物價日日上漲，甚至有一日三市（此語並非危言聳聽，這乃是本人親身之體驗），造成臺灣人民生活異常痛苦，才有二二八事變之發生。蔣介石不但不反省，反而露出猙獰面目，把善良百姓和社會菁英趕盡殺絕，接著更實施三十多年的戒嚴，進行史無前例的白色恐怖威權體制，人民敢怒不敢言。蔣介石和蔣經國先後翹蛋，戒嚴雖然解除了，但真正民主法治的臺灣卻還沒到來，國民黨餘孽利用其龐大的黨庫收買地方惡霸繼續其統治，到目前仍無法打倒其可惡之集團，實在是可憐又可悲。愚蠢之臺灣人民不知何時才能清醒，真是無語問蒼天。

家世與成長過程

小時候就讀西螺公學校。一般而言，在日本時代臺灣人念公學校，日本人則念小學校。但也有一些例外，有些身家背景比較好或是成績特別優秀的學生，也可以念小學校。戰爭結束時，我在嘉義農林學校²念到二年級，後來學校復課，我又回校讀書，改接受中國漢文教育。那時候因為學制不同，從日本教育跨到中國教育的學生，必須多花半年，因為日本學年是四月開始，中國則是從九月開始。

² 嘉義農林學校為國立嘉義技術學院前身，創立於民國8年，校名為「臺灣公立嘉義農林學校」，旨在培養臺灣農業及林業人才，1921年4月易名為「臺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1935年11月易名為「臺灣省立嘉義農業職業學校」，1951年7月易名為「臺灣省立嘉義高級農業職業學校」，1965年3月升格改制為「臺灣省立嘉義農業專科學校」，為五年制專校。1971年設立二年制夜間部，1975年增設二年制日間部。70年7月改隸中央，易校名為「國立嘉義農業專科學校」，86年7月升格改制為「國立嘉義技術學院」。2000年2月1日，國立嘉義師範學院與國立嘉義技術學院兩校整合而成國立嘉義大學。參閱自國立嘉義大學校網，http://www.ncyu.edu.tw/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8353，引用日期：2013年12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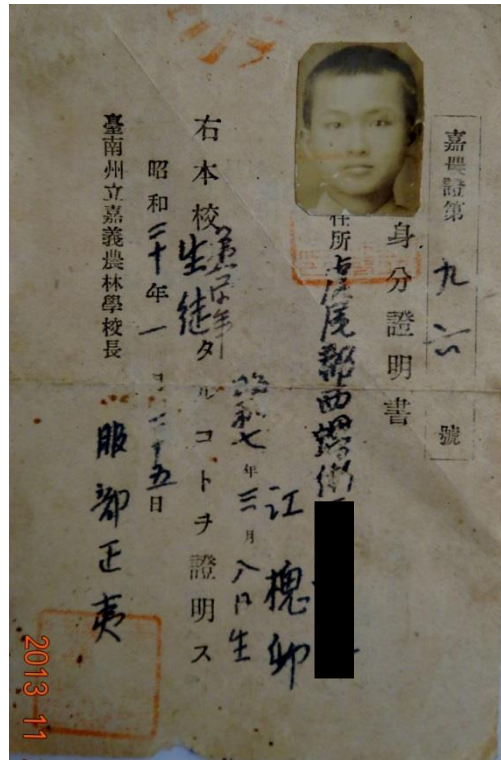


圖 1 江槐邨就讀嘉義農林學校的身分證明書

民國 39 年（1950），我從嘉義農林學校畢業，畢業後很想繼續唸書，但家裡的生計全靠當教員的爸爸，那時候教員的待遇並不好，所以後來就決定先賺錢幫忙養家。我參加了當時政府所舉辦的就業考試，考試及格後到臺南受訓兩個禮拜，受訓完畢後，我把分發志願填在西螺鎮公所，後來如願分發到鎮公所的建設課，成為正式職員。在鎮公所工作才四個月，我就被抓走。

父親的身體一向不好，在這個事件的衝擊與煎熬下，媽媽很擔心爸爸能否挺得住？但出乎意料的是，竟然是身強體壯的母親，在日以繼夜的悲傷中，健康急遽惡化，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因尿毒症過世。那時候沒有洗腎醫療設施，不然母親也不會僅僅五十歲就撒手人寰。我太太家裡也有類似的情況，她哥哥因為白色恐怖被抓，造成她父親因憂慮而提早離世。

我被抓的時候，兩個妹妹還小，父親在憂心忡忡的情況下，應該有花費一些金錢設法營救我。父親雖然一直都沒有講，但我後來知道雲林莿桐的一個特務頭子林頂立³，從我父親那裡騙走了一些錢。

³ 林頂立，雲林縣莿桐鄉人，1907 年 6 月 15 日生，日本明治大學新聞系肄業。1931 年擔任日本在臺灣警視廳特高課高級特務。1932 年在廈門參與中國革命運動，中日戰爭期間從事敵後工作，1939 年出任軍統閩南站臺灣挺進組組長。1946 年任國防部保密局臺灣站站長，之後兼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別働隊司令暨政治研究室主任，與警總調查室主任陳達元、劉啟光為軍統勢

表 1 以江槐邨先生為中心的家族成員

家族成員	姓名	生平	備註
祖父	江藻如、 原名生德 ⁴	1913 年在西螺成立芸社，次年改名 莢社。	1863 年生，1929 年 11 月 去世。
祖母	林燕		
父	江擎甫、 原名大緩 ⁵	經營蠟燭事業，後轉營養蜂事業。 戰後曾從事農業，購農地 31 甲，但 經營失敗。後轉至臺中北屯購丘陵 地經營果園。1960 年轉任霧峰農校 教員，至 1962 年退休。1965 年隨 子槐邨北上，居於三重市。	1901 年生。元配過世後， 再娶鄭雪淨，後於 1966 年 離婚。
母	廖松華	西螺望族廖大邦之女	1902 年生，1951 年過世。
大姊	江韻珊	適西螺廖應騰	1922 年生
二姐	江韻馨	適廖東壁	1924 年生
大哥	江詒濂	早夭	1926 年生，隔年夭折。
三姐	江韻慊	曾過繼給林清誥為養女，1940 年返	1928 年生

力在臺灣的代表。二二八事件發生時，3 月 9 日林頂立安排臺北市角頭許德輝面見陳儀，獲准成立忠義服務隊，為總調查室外圍組織，負責搜集情報，林則擔任總隊長一職。以機關化名「張秉承」，隨時向中國南京國民政府呈報有關二二八事件發生期間之各地情勢，對國府派兵之決，以及臺灣各地士紳之逮捕、殺戮等慘狀，造成決定性重大影響。3 月底並呈報逮捕二二八事件臺北市、縣人犯 15 名，並解送警總。8 月 1 日創辦《全民日報》，任社長一職。1951 年 9 月 16 日出任《全民日報》、《民族報》、《經濟時報》合併刊出「聯合版」第一號之總管理處主任委員；同年 6 月 1 日當選臺灣省第一屆臨時省議會副議長。1953 年 9 月 16 日聯合版奉命改組為《報合報》，出任發行人。1954 年 6 月 1 日再當選臺灣省第二屆臨時省議會副議長，同年兼任農林公司董事長。1956 年以觸犯「違反糧食管理治罪條例」判刑 8 年 6 月，1959 年因病保釋出獄後，投入工商企業經營。1961 年 4 月-1974 年 4 月任國泰產物保險公司董事長，1962 年 6 月 1 日-1975 年 6 月任國泰人壽保險公司常務董事長，1970 年創辦頂芳企業及頂興企業公司。1980 年 11 月 19 日上午因心肌梗塞症逝世，享年 74 歲。參閱自薛化元、許進發，〈林頂立（1908-1980.11.19）〉，張炎憲主編，《二二八事件辭典》，新北市：國史館，2008，頁 239-240。臺灣省諮議會，《林頂立先生史料彙編》，（臺灣省諮議會，2006 年 12 月）頁 1-2、183-184。

⁴ 江藻如先生，原名生德，乳名宏華，榜名香萼，號秋甫，清末光緒 19 年（1893 年）之文秀才。祖籍福建省汀州府永定縣高頭鄉，為福佬客，初至臺中南屯犁頭店，後其先祖移民臺灣，遷居西螺定居。1913 年西螺成立芸社，次年改名莢社，先生出任詩社顧問兼詞宗，功在地方教育。1992 年因病逝世。其子江擎甫先生亦有詩才，能承傳其衣鉢。參閱自鄭定國，〈雲林莢社新出土臺灣文獻資料調查報告—兼及江藻如、江擎甫年譜述略〉，《文學新論》5，2007 年 6 月，頁 88。

⁵ 江擎甫先生因係晚生之故，原名大緩，字聯柱，號耕雨、擎宇，後改名擎甫。自幼長於雲林西螺，壯歲自臺中縣霧峰農校退休，晚年遷居臺北。江擎甫先生育有三男七女，長男、三男早殤，六女、七女均於稚齡夭折，其餘皆碩壯而能對社會有貢獻。先生為西螺莢社創始人之一，曾設漢書房於西螺街，培養人才無數。光復後，轉任西螺中學、西螺農校及霧峰農校任國文教師，不僅專擅詩文，兼及養蜂園藝。著述有《樹德草廬詩稿》二集。節錄自鄭定國，〈雲林莢社新出土臺灣文獻資料調查報告—兼及江藻如、江擎甫年譜述略〉，頁 92。

		回原籍。適王金來。	
四姐	江盈盈		1929 年生，隔年 5 月夭折
養女	高和妹， 更名為江 百年	適蔞桐王福星	
五姐	江則安	過繼給社口蔡木為養女	1931 年生，出生月餘過繼
(次子)	江槐邨	1950 年入獄，1963 年出獄。出獄後 不願與父親經營農業，北上覓職。 1965 年與張碧敏（時任彰化銀行斗 六分行員）結婚。	1932 年生。檔管局資料 中，名字誤植為江槐村、 江槐邸。
弟	江錫鎮		1934 年生，1939 年死亡
妹	江韻玉	過繼給西螺廖修樂為養女	1936 年生，隔年過繼他人
妹	江韻瑾	適黃重明。曾赴美國加州深造，經 營房地產事業	1937 年生
妹	江韻珠	適謝恢，旅居美國洛杉磯	
長女	江致真	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與公費留學 法國之奚忠忠結婚	1967 年生，江槐邨先生長 女
長子	江致平	高工畢業，私人公司副主管	1970 年生
次子	江致澄	明新工專畢業、銘傳大學碩士，遠 傳通訊工程師	1973 年生

資料來源：1. 鄭定國，〈雲林莒社新出土臺灣文獻資料調查報告—兼及江藻如、江擎甫年譜述略〉，《文學新論》，第5期（2007年6月），頁81-102。

2. 江槐邨先生補充。

逮捕前的社會情況

民國 38 年之後，法律控制愈來愈嚴格。當時有一個名叫蔡伯玉⁶的人，日治時代曾就讀嘉義農林學校，戰後去中國念軍官學校，國民黨在中國失敗後，也就跟著回來臺灣。蔡伯玉應該有被吸收參加特務組織，回臺後常到社會上探

⁶ 蔡伯玉，曾被金木山羅織參加臺灣青年民主自治革命促進會。

聽消息。另外，有一個叫做金木山⁷的人，家裡經濟不好，生活過得很辛苦，戰前在溶劑場（臺拓嘉義化學廠，以生產丁醇為主的工廠）工作。蔡伯玉回臺後去找他，常常會批評政府及時局，並說自己辛辛苦苦去中國念軍校，回臺後也得不到政府的照顧，變成流浪軍人，生活過得很差。金木山對他完全沒有警覺，聽到這些話，就慫恿他去國民黨軍隊裡面蒐集情報。這些我都是後來輾轉得知，當時不可能知道他們有過這些批判政府的談話。

那時候有個臺灣青年民主自治革命促進會，年輕人比較有正義感，有些人當過日本兵，受過日本教育，大家也沒怎麼考慮就加入。日治時代日本把臺灣當作國土的一部份，努力建設、辦教育。臺灣人的祖先從中國大陸來時，也帶過來一些壞習性，日本人統治五十年後，臺灣人在教育、日常生活等方面，無形中都受到教化。日本統治跟國民黨最大的差別在於，日本對法律很重視，犯罪就處罰，就算是日本人犯罪也是一樣，不犯罪的話就可以平平安安過日子。所以在國民黨軍隊來臺之前，治安很好，社會很安定，一般家庭白天都不關門，連中午午睡時門也是開著。但是戰爭結束後就變了，常常發生家裡東西被偷、女孩子被強姦的事情，甚至也有軍車輾死人揚長而去，警察也管不了的事情。機關團體被接收後，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主事者把自己的兄弟、太太、阿貓阿狗等等都安插到機關裡，所以貪污舞弊不斷，完全沒有法治。最令人不滿的是，他們犯法就沒事，臺灣人犯法就依法辦理。

事實上，戰爭剛結束時，臺灣人一開始是很歡迎國民政府軍隊，對於他們的衰敗，大家都善意體諒。上岸的軍人看起來都是黑嘛嘛的，穿著破棉襖，綁腿綁得歪歪斜斜，有些士兵扛著長官要睡覺的床，有些揹著鍋子，看起來沒有什麼紀律。跟日本軍人那種精神抖擻的樣子，完全不能比較。最初我們都不以為意，還常常出於善意為他們解釋。心想祖國剛經過八年抗戰，生活過得辛苦一點沒關係，只要換個方式去想就可。所以我們設想他們行軍帶著雨傘，如果有賊逃跑，雨傘還可以擲出去打人，這樣抓賊比較容易；綁腿看起來雖然歪歪斜斜，那是因為裡面可能都綁著鉛片，平時這樣走路訓練，也許作戰的時候把

⁷ 金木山，嘉義縣人，1930年2月5日出生，嘉義溶劑廠工人。1949年春，受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嘉義支部書記張棟材之誘惑，參加臺灣青年民主自治革命促進會，與張棟材、蘇權岑建立3人小組，擔任文化幹事，閱讀「新民主主義」「唯物論」等反動書刊，並在張棟材、金木山家中輪流舉行小組會議，密謀擴展組織，吸收新黨羽，後被判處死刑。參閱自戰後政治案件及受難者電子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815>，引用日期：2014年3月5日。

鉛片拿下來，就會跑得像飛的一樣。

臺灣本來是物產豐富的寶島，米一年兩作、甚至三作，一年的生產量可以供給百姓吃好幾年。不過臺灣米後來卻不夠臺灣百姓食用，生活越來越苦，物價一日多變，用一日三市來形容一點都不過分，領到錢的話，東西都要趕快買起來放，不然就買不到東西了，這樣的生活壓力可想而知。對於 228 事件的發生，他們不去檢討發生原因，反而把社會上優秀的人才都消滅掉，用高壓手段統治讓大家怕。228 事件發生的那段期間，臺北車站常常貼出告示，上頭寫著某某人已被槍斃，用這種方式來嚇唬臺灣人，讓臺灣人知道「話不要多說，飯可以多吃」。

表 2 江槐邨先生白色恐怖遭遇時程

時間	白色恐怖期間遭遇
1951 年 1 月 5 日	在家被捕，送到嘉義市警察局
1951 年 1 月 8 日	送臺北保安處
1951 年 1 月 15 日	送軍法處
1951 年 10 月 15 日	離開軍法處，到基隆坐登陸艦
1951 年 10 月 20 日	抵達綠島
1951 年 12 月 9 日	母親逝世
1953 年 6 月 29 日	離開綠島
1953 年 6 月 30 日	抵達高雄
1953 年 7 月 1 日	到軍法處西所
1953 年 7 月 22 日	到新店軍人監獄
1953 年 9 月 9-12 日	父親來接見
1954 年 2 月 1 日	祖母逝世
1960 年 4 月 23 日	轉到結紗組
1960 年 7 月 22 日	到縫衣工場（做外役）
1963 年 7 月？日	離開新店軍人監獄，到臺東泰源軍人監獄
1964 年 1 月 5 日	刑滿出獄（離開泰源軍人監獄）

資料來源：江槐邨先生整理提供。

被逮捕與審問過程

民國 40 年 (1951) 1 月 5 日，大概早上七、八點的時候，我阿嬤想吃檳榔，我爬到牆上準備要割圍牆外的檳榔「菁仔」時，突然幾個人衝進來，問清楚了我是江某某之後，就用手銬把我銬起來，然後進我的房間裡面翻箱倒櫃，有一些雜誌被翻出來，他們就說：「跟我去警察局，要問你一些事情」，我只能跟他們去。父親還在旁邊拜託他們，說江家在地方上還算是有名望，孩子到底犯了什麼錯他並不知道，但是可不可以不要上手銬，這樣讓鄰居看到不好。看到我父親拜託，他們後來就沒給我上手銬。有三個人帶我走去派出所，兩個把我夾在中間，一個在後面跟著，從我家走到西螺派出所，再坐吉普車到嘉義警察局。

被逮捕那一天剛好寒流來，在嘉義警察局拘留所裡，一間只關一個人，由於穿得很少，我感覺到很冷，就問看守有沒有被子蓋，他說會分給我一條美國毯子，結果所謂的美國毯子竟然只是一條細長的布袋，長度大概是一公尺多，比肩膀寬一些。那條布袋也不知多少人用過、用多久？旁邊都岔出鬚鬚來，根本就沒有保暖效果。那天我冷到無法睡著，後來就被叫去做筆錄。

第二天，一個像是扒手的年輕人進了牢房，他可能常常出入拘留所，對這裡的環境一付熟門熟路的樣子。他帶著一條毛巾，進來後就到馬桶邊按了下水，把便器沖洗一下，接著居然用毛巾塞住馬桶，堵住水流，然後直接用馬桶水洗臉。他知道我是為了政治案件心煩，竟然說了一句：「你們都是肖想要當縣長啦！才會這樣」。這句話讓人聽了心情很差，我那時候是因為年輕，對社會改革有熱情，根本不是想要當縣長。

在警察局偵訊時，因為此案的金木山、蘇欏岑⁸早就將我的名字說出來，詳細案情他們都知道，所以偵訊過程也沒什麼特別，偵訊人員只是要我承認有參加「臺灣青年民主促進會」。過了不久，嘉農、嘉工的都被抓進來了，一人關一間房，輪流被叫去問，案情已經很明朗，因為前述的蔡伯玉告密，比較常跟金木山來往的人都被抓進來。

⁸ 蘇欏岑，臺灣省嘉義縣人，1932年1月2日生，臺南電力公司電務組實習生。蘇欏岑於1949年春季，由另案已槍決之黃志超吸收加入「臺灣青年民主自治革命促進會」，擔任與張棟材、金木山同一小組之組織幹事，負責督導發展新黨羽，吸收陳榮華等參加組織，後被判處死刑。參閱自戰後政治案件及受難者電子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816>，引用日期：2014年3月5日。

當時保安司令部在現在西門町的獅子林百貨公司那邊，我在1月8日被送去保安處⁹，同案11人兩兩用手銬銬住，一起坐火車去臺北。當時那些特務還說，政府要反攻大陸，正是需要人才的時候，我們送你們去臺北，交代清楚後就放人。在保安處被訊問了一遍，1月15日被送去軍法處，在那裡又被問了二、三遍。軍法處分A、B二區，在現在忠孝東路上喜來登飯店那邊，是由另一邊青島東路進去，這裡在日治時代是戰時的軍需品倉庫，國民政府接收之後，就把它隔間作為軍法處。

我在審問過程中沒有遭到刑求，但我聽說如果案件較為複雜，為了抓出更多相關的人，就會動用刑求逼供。我們這個案子被抓的大部分是學生，案情很確定，金木山還說政府會寬大為懷，馬上就會釋放大家，要我們把事情說一說，可是到臺北之後就發現事態嚴重。

「臺灣青年民主自治革命促進會」案的主犯金木山，是嘉農這邊的負責人；另外一個主犯蘇欏岑，則是嘉義工業學校的負責人，他在3至5月中就被槍斃了。那時候我有兩個同年紀的朋友，事前跟我們說某同學跟某事情有關，要我們自首把事情交代清楚，不然被查到就會嚴辦。我被送到軍法處時，已經知道事情的嚴重性，心想不能亂說，不然會遭來殺身之禍。所以法官審問時，我就說不曾認識，法官再問金木山，他也說不認識我們。這是最後一次審問，我總共被審問了三遍。

當時有一個法條2條1項¹⁰，參加叛亂組織，並以不當手段執行，唯一死刑。所以若是不變更這個法條，就只有死刑，沒有其他的罪刑了。那時候我心裡有個感受，用日語來說就是生死は「かみひとえ（漢字寫作「紙一重」）」，中文意思就

⁹ 這裡的保安處是隸屬於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當局處置政治犯的流程，首先由國防部保密局（其後為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臺灣省保安司令部（1958年改為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簡稱警總）保安處，以及調查局等單位負責逮捕與偵訊；接著由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負責起訴與審判；最後是判決確定與執行。」參閱自《臺灣大百科全書》，「白色恐怖」，撰稿者蘇瑞鏘，<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3864>，引用日期：2013年12月3日。

¹⁰ 「二條一項」是《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犯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之罪者，處死刑。」此一條例於1949年6月21日開始施行，1991年5月22日公佈廢止。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以暴動犯前條第一項之罪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通謀外國或其派遣之人，意圖使該國或他國對於中華民國開戰端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通謀外國或其派遣之人，意圖使中華民國領域屬於該國或他國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其中第一百條第一項已於1992年5月15日修正公佈為：「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以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

是生死只有一線之隔。

記得那時候有一個參與桃園事件的洪進益¹¹，曾經跟我同房，他人矮矮的，對社會、公益的事情很熱心。他的案子牽連十餘人，同案前五、六個人法官都判死刑，後面的則判得比較輕一些，判十年、無罪或是感訓。這些判決都要上呈給蔣介石看，得要經過他批示才可以。結果他批可了前面幾個判槍決的，後面沒有判死刑的他則批再審。法官看了這個批示，怕被誤會有包庇，所以有期就改判為無期。蔣介石看了還是說不行，又要再審，他當然不是說判得太重，而是覺得還不夠重，所以後來法官又改判死刑。這種情況簡直是無天無地。

民國 40 年 5 月的時候，法律引用越來越嚴格。我被抓的時候才 19 歲，法律規定是未滿 18 歲才能減刑，所以那時候我真的很怕。我的案子主犯沒有經過正式判決就被抓去槍斃，連個判決書也沒有，真是胡作非為。6、7 月的時候判決下來，判決書有拿來給我們看一下，但又收回去了，我準備轉送軍人監獄服刑，但因我的身體不太好，軍人監獄不收，所以又把我送回軍法處，當時軍法處真是人滿為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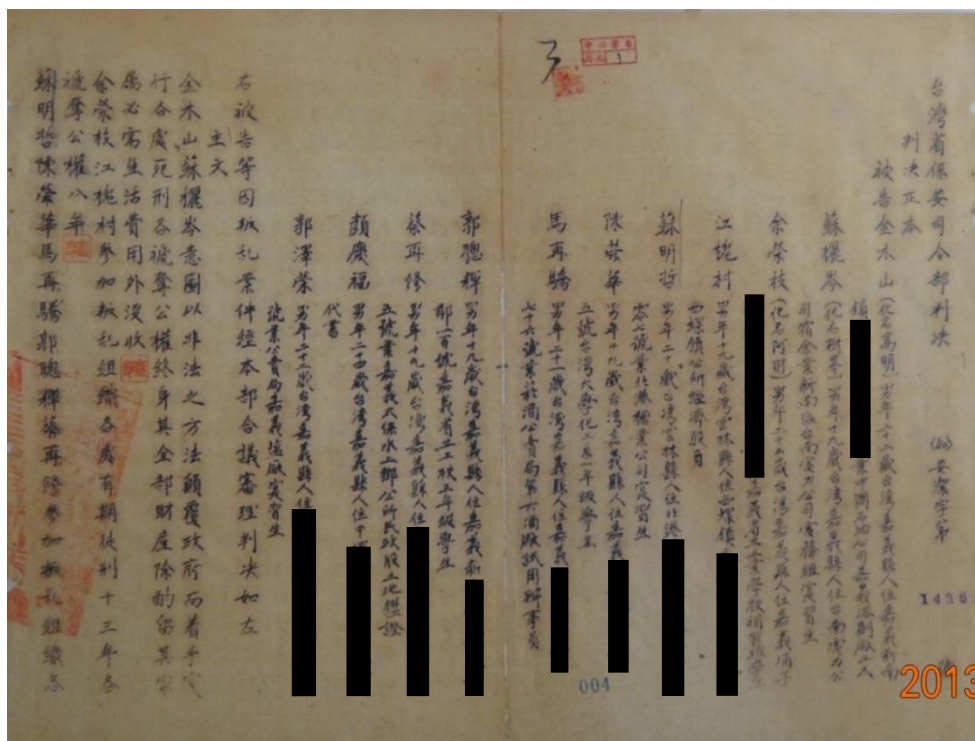


圖2 金木山案的判決書第1頁

¹¹ 洪進益，被判死刑，其他資料不詳。參閱自戰後政治案件及受難者電子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2919>，引用日期：2014年3月5日。

我被送到軍法處看守所第一區，進門第二排的牢房，進去牢房時，何川過來跟我打招呼¹²。那間牢房差不多三坪大小，裡頭關了二十多人，要睡覺時，得排二排側著睡，前一個人的背貼著後一個人的胸，腳和另一排人的腳交叉著，就像罐頭的沙丁魚那樣擁擠。這些人不一定是政治犯，那時候有些人做美鈔黑市買賣，當時都以擾亂金融罪為名用軍法審判，所以軍法處裡面有好多人。一堆人擠在那裏，裡面空間很小，光線很差，空氣又不好，晚上睡不著想找個坐的地方都沒有，只能在馬桶蓋上放上一雙木屐，然後坐在上面。¹³

底下這張照片是住在青田街的何川先生的太太¹⁴，何川是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成大的前身）畢業，後來在臺南工業學校當老師，跟我在軍法處同房，不久就因臺南案件被槍斃。我那時候在三民主義課本裡偷偷藏了他的詩，那本書雖然已經不見，但是詩文一直在我心裡迴盪，後來就請書法名家寫好裱褙送給何夫人當紀念。那首詩是這樣寫的：

紅の 雲明け行くを 笑まい見つ

曉闇よ 我が屍抱け

這首詩的意思大概是，微笑的看著東方天空漸漸亮起粉紅色的光，在天剛亮之前的時候，擁抱著我的屍體吧！

¹² 「臺南案件之何川氏是臺南高工老師，我在軍法處看守所與他同房，他的為人誠懇、親切，不久我們便成為很要好的朋友，家裡寄來的東西我們都一起享用，有一次他偷偷告訴我，他們準備越獄脫逃。此事後來雖有行動，但開門（要放封）的看守被打後大聲喊叫，外面立刻把大門關閉，逃獄的人在裡面無法跑出去，於是紛紛跑回室內，那時的看守所政治犯、軍事犯、經濟犯都混雜在一起，打小報告（抓耙仔）特別多，這些參加的人都被銬腳銬，直到1951年6月17日，臺南案件判決何川等人死刑。」參閱自江槐邨2009年創作〈見返る茨道（回首荊棘路）〉（自刊本）中的中文加註說明，頁11-12。

¹³ 「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是在臺北市青島東路，現在的警政署對面（以前的日本陸軍倉庫），初進去的人要從馬桶邊（那時沒有抽水馬桶，是木製糞桶）睡起，沒幾坪的房間擠了二十多個，睡覺時後面的人胸靠著前面的人背睡（像沙丁魚罐頭那樣）頭一天晚上睡到半夜，同房難友起來小便，睡眼朦朧，沒對準好馬桶，竟把尿灑在我的臉上。」參閱自江槐邨2009年創作〈見返る茨道（回首荊棘路）〉（自刊本）中的中文加註說明，頁10。

¹⁴ 江槐邨先生請人把何川先生的詩句書寫下裱褙，贈送給何川先生的太太留念。



圖3 江槐邨致何川夫人何川遺作

在軍法處有一個跟我同房的人說了一段軼事。以前的人婚前會拿著用紅布蓋著的竹籃，裡面放著煙、檳榔，去別人家裡送禮，順便請人來喝喜酒。有次一位準新郎去熟人家裡送禮，結果出來一位陌生人開門，叫他進去裡面等，他說還要再去其他地方。對方問他：「你知道你這位朋友去哪裡了嗎」？他回答：「不知道」。對方就要他跟著去保密局，後來只好坐上吉普車過去，到保密局後被人推進牢房裡，身上還穿著準備結婚的衣服，被關了將近半年才釋放，期間跟家人完全不能聯絡。

這件事情讓這位準新郎家裡很緊張，因為以前家中長輩曾幫他介紹一位對象，但他不想，還說如果逼他結婚就要去自殺，後來長輩只好無奈解除婚約。恰巧這次婚姻也是家裡長輩安排，他本人雖然同意，但是在結婚前夕找不到人，又沒能跟家人通知一聲，害得家人都好擔心他會不會去自殺了。這是聽別人講的，後續的事情怎麼發展我就知道了。

還有一位同房的農民，他因為參加牛犁會被抓¹⁵。這個農民信基督教，看起

¹⁵ 「牛犁會」成員之所以會遭羅織成案，是因為「三七五減租」推行之後，佃農與地主間的糾紛甚囂塵上，政府既希望政策可以順利推行，以達成農村的安靜，另一方面又擔心共產地下組織利用佃農的不滿心態趁機興亂，遂開始肆行逮捕，受難者不清楚「牛犁會」此一組織從何而來，究竟是官方、業主的捏造或強安罪名，亦或自首者不堪刑求所供認編造出來的組織，仍有待調查。參閱自姜天陸著，《南瀛白色恐怖誌》（臺南：臺南縣文化局，2001），頁114-124。

來很老實，因為生活不好過，存了錢跟人合夥一起買隻牛，大家輪流用牛犁田。就這樣也被當做成立組織，後來有幾個人被槍殺，其中有一個還跟我同過房。這真是亂來，但這就是臺灣人的宿命，就是要讓大家閒事勿理，不要亂說話。還有一些年輕人，只是在廁所寫反抗的文字，被抓來後也被判十年不等的徒刑，最少的也要判感訓三、五年。那個年代這種悲哀的事情很多。

綠島監禁時期



圖4 綠島監禁時期的江槐邨

我是坐登陸艇過去綠島，第一批去的人可能也是這樣¹⁶。綠島沒有什麼港，只有簡單的設備讓人可以出入，近岸後還得用舢舨才能靠岸，好讓人爬上去。那時候老百姓都站在岸旁看，他們看我們白白淨淨、斯斯文文的，沒有長得像凶神惡煞，好像也不覺得有什麼可怕。

¹⁶ 「1951年10月15日軍法處、軍人監獄及內湖某國小（那時做為無罪感訓的地方）三方罪犯，坐十輪軍用卡車，沿途戒嚴，被荷槍的軍隊押到基隆碼頭，坐登陸艇開向綠島，途中在花蓮碼頭的倉庫住了二、三天（記得中秋節好像在那裡過），後再坐船到綠島，一路都是二人銬在一起。艙內通風不良，空氣混濁悶熱，油漆、重油味很重，有很多人都是船一動就開始吐到綠島。」參閱自江槐邨2009年創作〈見返る茨道（回首荊棘路）〉（自刊本）中的中文加註說明，頁14。

綠島訓導處最初只是用石棉板簡單蓋一蓋的房子，全部共有 12 隊，4 個中隊，3 個大隊，女子分隊人少，歸在第 6 隊。第一批在 5 月送過來，我是第二批，在 10 月份送過來。進來後，聽第一批的人說，在我們過來之前處長就跟綠島老百姓說，將有一批政治犯會送過來，他們比日本時代關在這裡的流氓還壞，所以你們不要跟他們接觸。我在綠島待了一年多，這裡空間較大一些，有雙層臥舖，一邊是 1、2、3 隊，另一邊是 4、5、6 隊，中間有個蠻寬的走道¹⁷。

綠島的米、鹽、黃豆、炭火等都有補給船運送過來，糧食一隊一隊分。分剩的糧食，會載去找老百姓借地存放。那邊的平房大都是用海邊敲下來的咭咭石所蓋，房頂再鋪些草，有些人在裡面養鹿。當地人會找個空間讓我們放糧食，其實這樣做對他們有好處，訓導處有時候會把米、黃豆分一些給他們。在綠島的生活就像在軍隊裡面，有補給運送物資過來，不過島上沒有青菜，因為冬天時候海風很強，風會挾帶鹽份吹過來，菜很難種活，所以青菜都是從臺灣這邊買好送過來。直到後來我們有了生產組，才開始自己種菜、養豬。

雖然規定我們不能跟當地百姓閒談，但實際上根本不可能，因為購買組得要跟老百姓們接觸。接觸過程中，當地人難免會問他們過去做什麼，有人回答醫生，有人回答老師，也有些是大學教授。當地人本來就很崇拜鄉公所職員，一聽到裡面有人是大學教授，是所謂老師的老師，就會覺得我們真了不起。於是他們對我們的印象慢慢改觀。相對起來，駐守在綠島的士兵有時候會偷雞、對女人亂來，所以當地人在了解情況後，反而對我們比較友善。

每天早上點名後，生產組會分配大家去旁邊種菜。大家在種菜方面有動腦思考，我們先去山裡面割茅草，然後作成籬笆把菜園圍起來，這樣帶有鹽霧的風吹過來時就會被擋住，菜就可以順利生長了。在綠島除了要工作外，還得常常去扛東西，因為那裏沒有卡車，從港邊到訓導處差不多有三至五公里，東西都要用扛的，十分累人。米跟黃豆一包都百來公斤，路面還是凹凸不平的石頭

¹⁷ 「十月二十日到了綠島被分配到第四中隊，在我們之前已有第一批在五月送到那裡，綠島新生訓導處規定我們彼此間的稱呼為『新生』同學。綠島的夏天很炎熱，沒有車、沒有像樣的馬路（都是土石路），剛去的一個星期同隊的同學，我都無法認出，因為每人要參加重勞動，伙食不好，太陽又很強烈，服裝是灰色的新生服，每個人都瘦巴巴，黑得像非洲人，所以只有身長高矮之分，其他都一樣，過了一個禮拜，眼睛比較習慣了，才認得出張三李四。除了重勞動，就是上政治課，生活過得很痛苦。」參閱自江槐邨2009年創作〈見返る茨道（回首荊棘路）〉（自刊本）中的中文加註說明，頁14。

路¹⁸，辛苦可想而知。

勞動之外也有上政治課，發給我們一些民主主義和批判共產主義的教材。有一個反共的理論專家叫做任卓宣¹⁹，他會在一段介紹共產主義的文字後面加上批判。當時有些人仍保有求知慾和反叛性格，就把共產主義的內容抄下，但是批判部分就略過不抄，抄完後把筆記藏在菜園裡，但很不幸後來被人翻到了。這份筆記如果連批判共產主義的那段文字一起記還沒關係，但只抄寫共產主義內容就出問題了。抓耙仔利用這個機會，把那些不聽話的人都牽連進去，於是綠島有一批人因此被送去新店軍人監獄，後來被槍殺了十幾個人。其中有一個外省人也被送去，還好沒有什麼罪證。

我認識一個名叫黃朝如的人²⁰，他文章寫得很好，也很會寫詩，這個人被抓耙仔咬出來，雖然他說沒有做，但審問者說，一個人說你有，我們還不會相信，但是很多人說有，你就是有問題，承認也死，不承認也是死，後來就被槍殺了。黃朝如在綠島第4隊，這個中隊有作詩的風氣。那時候訓導處還沒有圍牆，我們

¹⁸ 「我們在綠島的那段時期，不但沒有車，連一條像樣的路都沒有，都是窄窄的土石路，所有的補給品：米、麵粉、黃豆、煤炭，都由船運到中寮、南寮的小漁港外（船無法進港），由住民的小舢板轉運到海邊的沙灘，再分給各隊。這些補給品一時無法全搬回來，各隊都找附近的住民暫寄存，綠島的住民住屋都很簡陋，牆壁都用海裡的砗磲石（珊瑚礁）堆砌起來，屋頂蓋茅草。新生營到中寮大約有四公里，到南寮約五公里半，米一包好像一百公斤由二人挑回，黃豆大一點，一包好像一百六十公斤，由四人挑回，在綠島烈日下，沒有做過重勞動的人，實在吃不消。」參閱自江槐邨在〈見返る茨道（回首荊棘路）〉的加註中文說明，頁20。

¹⁹ 任卓宣，原名啟彰，筆名葉青，中國四川省南充縣三會鄉人，1896年3月6日生。幼入七寶寺高等小學，畢業後入南充縣立中學，畢業後在七寶寺高等小學教書半年。1919年進北平法文專修館讀書，1920年以公費生赴法勤工儉學，參加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2年第一次加入中國國民黨。1926年回國，因國民黨清黨而脫離國民黨，任中國共產黨湘省委員兼宣傳處長，被捕判死刑。1927年除夕執行槍決後獲救。1928年二次被捕，經左國雍勸告，任川軍二十師幹部訓練班少校教官，未三月解職；任《科學思想》旬刊編輯。1930年夏在上海與王集叢等開設辛壘書店，任總編輯，發行《二十世紀》月刊。1937年5月與鄭學稼、吳曼君、李麥麥等創辦真理出版社，擔任出版、校對和發行工作。1938年1月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特別訓練班、中央政治學校特別訓練班高級教官，5月在漢口創辦《抗戰嚮導》，為文批評共產黨，同年任陝西省戰時行政人員訓練所政治教官。1940年4月在重慶創辦《時代思潮》旬刊，同年經潘公展、葉楚傖引介，第二次加入國民黨，並在四川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講課；10月31日江西中正大學成立，應邀教授三民主義。1941年任江西省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第一專門委員會主任。1942年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常務幹事，並任教於重慶朝陽學院、中央幹部學校，主講三民主義。1945年5月當選國民黨中央委員。1946年11月15日出席國民大會，為制憲國大代表，任第一審查委員會召集人及綜合審查委員會委員。1949年4月30日來臺，任《民族報》主筆，7月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51年任教於政工幹部學校。1969年任國防部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主任，1974年退休，獲國防部頒贈雲麾勳章。1977年榮獲南韓慶熙大學頒贈榮譽博士學位。1990年1月28日逝世，享年95歲。參閱自林銘章，〈任卓宣（1896-1990）〉，《傳記文學》，第56卷第5期（1990年5月），頁132-135。

²⁰ 在「戰後政治案件及受難者電子資料庫中」可以查到黃朝如名字，但只記載他判處死刑，其他欄位都空白，<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3160>，引用日期：2014年3月6日。

得去海邊打下咗咕石，然後搬到要做牆的地方，讓泥水匠把石頭砌成圍牆。黃朝如看了就做了一首詩，詳細的詩句我記不得了，但意思是說這裡像有人拿著鞭子在看守，做不好就會被打，像這種內容當然不能給抓耙仔發現，不然就完蛋了。我所在的第4隊大概有120個人，這一隊被訓導處認為是頑固份子，前述有件案子槍殺了十多人，其中有一部分就是4隊的。

有一次聽說蔣經國要來綠島視察，處部為了表現感化教育之成效，所以發動一人一事救國運動，在手臂上刺「反共抗俄」、「殺朱拔毛」等字，想不到這事受到大家的反對而作罷。

另外，有一個第3隊的蔡炳紅²¹，寫信給女生分隊，狗（抓耙仔）就去報告，被抓後關到一個碉堡，在裏頭不能理髮，整個人看起來很慘。狗會去報告，每個隊上都有被作記號的，這些會被作記號的人，大部分是平時不太聽話。對於我們這種19歲的小鬼，比較不知道事情的，就還好一點。如果對比較年長的、當教授的、個性比較硬的，抓耙仔會給上級寫報告，說他們的事情。

綠島山上每年三、四月都盛開著滿山遍野的野百合花，此花有五瓣，裡頭有黃色的花蕊，由於外型看起來像早期的槍，所以日本叫做槍砲百合。我常常摘百合花回來插在寢室裡，它的清香讓我們忘了一整天疲累的勞動。它的淡淡香味不會像一般香水那樣嗆鼻，我很喜歡這種味道。出獄回來之後，我在屋頂上種了很多，也常送親朋好友，不過現在年紀大了，沒力氣照顧，我兒子就把我種的花拿去送人，真的是很可惜。²²

那時候在綠島上，沿海的珊瑚礁好深，跟一般的海灘不一樣，不是由淺慢慢至深，那裏突然就是好深的海底。我本來不會游泳，去那邊學了三天就會了，一個禮拜就跟人家從高處跳到海裡，很有趣。跳到海裡面，旁邊都是熱帶魚游來游去，有時候還會看到整群的海豚，從旁邊呈弧狀的跳出水面。

²¹ 蔡炳紅，1950年6月被逮捕，時年約20歲，原被判五年徒刑，刑滿軍法處擬加罪三年，總統府以「匪性難改」事由駁回，並表示「應嚴為複審」。因為蔡炳紅於綠島時，曾偷偷寫了一紙條給女同犯黃采薇，後被擴大解釋為蔡炳紅企圖教育黃女，灌輸共產主義思想，企圖把她納入叛亂組織。最後被以叛亂罪判處死刑，於1956年1月13日槍決，死時只有26歲。

²² 江槐邨在〈見返る茨道（回首荊棘路）〉的加註中文說明中提到：「在綠島，我們常到山上去刈茅草給生產組做種菜的籬笆，而綠島每到四月時節，漫山遍野開滿了臺灣原生種的白色的百合花（日本話叫鐵砲百合），花瓣純白雄蕊黃色，花朵美麗又綻放著清香，到山上工作都採了幾朵回來插在寢室裡。綠島的風俗是男下海，女上山，海浪大時，先生陪太太上山。挑堆肥、海沙（土質改良）是太太的工作，先生是抱小孩。綠島人很純潔、善良，因為被訓導處威嚇，不准和我們接觸，所以較少講話，不過，在山上遇到時，還會微笑點頭，那笑容就像百合花那樣純真可愛。」參閱自江槐邨在〈見返る茨道（回首荊棘路）〉，頁16。

在綠島自殺的案例我聽說過一件，自殺者名叫施秋霖²³，他是我們隊上的。這件事是我回來之後才發生，一開始聽說是失蹤，後來才在海邊找到他的遺物。在當時的政治案件中，也聽過某個人和媽媽相依為命，但後來被抓走槍斃，母親一個人孤苦無依就自殺了。

另外，有一個綠島鄉長的姪女，這個女孩子很純情，我本來想把這件事情寫出來²⁴，為這個女孩子留個紀念，建個紀念碑，但是家屬不答應。因為當時女孩的家人是希望女兒跟監獄的政工官在一起，後來她自殺死了，這事就沒成，不過兩家人後來還是有來往，關係還不錯，所以我提出建個紀念碑的想法就變得不適合了。

新店監禁時期

民國 42 年（1953）7 月，新店的軍人監獄蓋好，我是第二批被送回來。新店軍人監獄的建築呈現放射狀，共有 5 棟，裡面關有政治犯²⁵。那裡使用的自來水都是從新店溪抽上來，不知道是不是為了省電，水一直不夠用，而且水量很小，

²³ 施秋霖，1929年7月29日出生，臺南縣人。因臺南市工作委員會案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後被記載為於綠島失蹤。參閱自戰後政治案件及受難者電子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2912>，引用日期2014年3月6日。另外，江槐邨寫道：「我們四隊的隊友臺南案件的施秋霖承受不了，精神及肉體的折磨，絕望地投海自盡，屍體都沒有找到。」參閱自江槐邨在〈見返る茨道（回首荊棘路）〉的加註中文說明，頁18。

²⁴ 「我在1951年10月20日到綠島，離開綠島是1953年6月29日，前後不到二年，回臺灣在新店軍人監獄曾和這裡所提的男主角曾國英同過房，他是海軍許昭榮的案件，被判八年。他的個性較沈默寡言，後來軍監送一批去綠島，他也是其中之一，聽說在綠島他曾參加話劇隊，而蘇素霞（綠島鄉長之姪女）也參加表演而認識，經過一段時間，雙雙墜入情網。後來蘇素霞去臺灣南部找曾國英姊姊，表明她與曾國英之戀情，希望先與他訂婚，等他刑滿歸來再結婚。曾國英姊姊聽了喜出望外，殷勤招待後，即送她戒指作為訂婚信物，蘇素霞懷著美麗的憧憬歸途。曾國英之姊姊不知此事該守密，竟寫了一信給其弟，通知此喜訊，在白色恐怖時代人民的一切言行、通信均在特務掌控之下，何況在監人每封信都須經過政工官，不巧這位政工官早已對蘇素霞私下愛慕良久，只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逢此機會那會放過，於是向蘇素霞百般恐嚇，說此事之嚴重性，不但當事者會受法律嚴重制裁，家人也會受連累，但是如果肯嫁給他，就一切可擺平，蘇素霞一方面受到家人的壓力，一方面又為了救所愛的人，不得不答應，同時要求婚禮在臺東盛大舉行。婚禮舉行時，新娘利用宴客繁忙偷偷溜出僱車去旅社，在那裡為愛殉情，結束她寶貴的生命。事後新郎處理後事後，把新娘骨灰寄在臺東某寺廟，直到數年前曾國英之同案許昭榮費了很大心力，終於把蘇素霞之骨灰從寺廟之地下室、無人認無人照顧的地方裡找出來。」參閱自江槐邨在〈見返る茨道（回首荊棘路）〉的加註中文說明，頁28-30。

²⁵ 「新店的軍人監獄，房間大約有八坪大，卻關了三十人，最多到三十二人，上面高高的天花板只裝了一盞不明亮的燈，向外的牆壁高處開了小窗子，房間三面為洋灰牆壁向內一面，像動物園的鐵欄干，每棟牢押房分左右兩排，中間為頗寬的走道。新店監獄室內鋪木板，最內面有沖水馬桶及小水池，及洗澡的地方，因為自來水是每日才來三次，水壓很弱，時間又不長，所以很欠水。」參閱自江槐邨在〈見返る茨道（回首荊棘路）〉的加註中文說明，頁21-22。

洗澡都要輪流洗，輪到的人可分到兩盆水，這些水除了洗澡外，還要拿來洗衣服。我們洗衣服都是先用髒水洗第一次，然後再用一些乾淨的水清洗，所以衣服都還是洗得乾乾淨淨。有一次颱風來，抽水的機器壞掉，大概花了一個禮拜才修好，這段時間一天只能分到一杯水，那時候天氣非常熱，真是可怕的日子，這件事情我到現在都還印象很深刻。

當時管理人員會趁大家放封的時候搜房間。放封的時間，我們可以去外面運動一下，大概一房可以出去二、三十分鐘，之後再換別房出去。這段時間，上頭往往會派些爪牙、辦事員進房間翻找，如果被找到什麼違禁的東西就慘了。他們甚至會安排人員滲透，有一次還派人潛入某個組織，以可以安排位子為誘因策動某人自首，所以這個人聽了之後，就一直咬人出來，不過最後這個咬人出來的卻變成主犯，也是被槍斃。他是被新店軍人監獄利用了²⁶。

在這裡還聽過一件事，有一個軍人監獄的監獄長，叫做楊又凡²⁷，他很胖，講話總是自稱「本監獄長」，有一次就有個嘉義人劉水龍²⁸，學他的口氣說「本室長」向本監獄長報告，楊又凡聽了就大發脾氣，罵他調皮搗蛋，把他關進反省房。後來軍人監獄捏造一個案件，把那些平常看不順眼、常被打小報告的人，說成預謀組織、暴動者，送到軍法機關審判，後來被槍斃了十幾個人，劉水龍也是其中一個，實在是太冤枉。

以前死刑犯都是在馬場町那邊槍斃，後來在新店安坑（原本叫做暗坑，後來才改名為安坑），又開發了一個新的刑場，這個刑場第一個被槍斃的是一個軍法

²⁶ 「執行白色恐怖的共犯，都先後在綠島及監獄製造冤獄。第一批從綠島送回新店軍人監獄的政治犯，獄方唆使抓耙仔馬時彥（浙江人）、祝英傑（湖北人）出來檢舉陳行中等人在獄中從事叛亂活動，結果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三日槍決十三人，出面檢舉之馬時彥與祝英傑卻成為此案之主犯，一起押赴馬場町槍決。此案中原綠島四隊有五名，在綠島「一人一事，反共救國運動」失敗後，惱羞成怒，送第二批回來，內中有一部分送保安處調查，這些人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被槍殺一名（四隊陳華），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槍決一名，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三日槍殺十二名，計十四名，內中綠島四隊有六名，這兩案合計有二十七名（四隊佔十一名）實在夠恐怖。」參閱自江槐邨在〈見返る茨道（回首荊棘路）〉的加註中文說明，頁26-27。

²⁷ 1954年遭監察委員王文光、王冠吾、田欲樸、陳恩元、黃寶實、黃覺、楊貽達等，以其濫用職權，夥同貪污，摧殘人權，製造恐怖，特提案糾舉，業經監察委員曹德宣、劉耀西、余俊賢、楊群先、丘念臺、郝遇林等審查成立，由該院移送國防部依法辦理。1955年1月18日下午6時被憲兵押赴新店刑場槍決。參閱自〈軍法局長等人違法，貪污摧殘人權，濫權製造恐怖，監察委員提案糾舉〉，《聯合報》，1955年1月1日，第3版。

²⁸ 劉水龍，嘉義縣人，1930年11月18日出生。劉水龍因幫劉石柱等人密送款項被拘獲，判刑5年，但最後卻被槍斃。參閱自戰後政治案件及受難者電子資料庫，<http://www.twgiga.com/web/orang/win.asp?ID=3217>，引用日期：2014年3月6日。

局局長²⁹，他為什麼會被槍斃呢？有一個軍人涉嫌貪汙被抓到，送去軍法審判。一般軍法都判得很重，這個人的太太就透過關係去拜託軍法局局長，軍法局局長答應了，但要求這位太太陪他睡一晚，另外還收了錢。不過最後判決下來，軍人依然被判死刑，這位太太不堪人財兩失，所以後來就去攔住臭頭³⁰的車告狀。另有一說是家屬透過關係去跟上面講這件事情，反正不管怎樣，臭頭後來就是知道這個事情，所以把軍法局局長槍斃了。其實這個人實在太壞，也是應該槍斃。

民國 49 年（1960）我被安排到接紗組，利用廢紗做成手套，工資很少，民國 50 年領了 518 元，民國 51 年領了 1140 元，民國 52 年領了 300 元。軍人監獄後來成立一個縫紉工場做紗，也接外面工廠的工作來做。民國 52 年 7 月泰源軍人監獄蓋好後，我就被送到那裏。在泰源監獄主要是在廚房煮飯，在那半年期間比較自由一點，看守長人很好。我在那裏的時候，還幫忙蓋了一間八角亭，屋頂上面蓋有茅草。在泰源半年之後我就回來了。

²⁹ 被槍斃者為包啟黃局長，當時官拜中將。新聞報導中提到，包啟黃於任職國防部軍法局長期間，曾利用其職權，貪污、舞弊、摧殘人權、誘姦犯妻，並在監獄製造恐怖，均經被害人密告，並經監察院提案糾舉。報導中還提到，他在軍法局長任內，對於富有或有嬌妻美妾的犯人即利用職權受賄或誘姦犯人妻妾，待目的已達仍將犯人處刑，以滅罪證，甚至有不少根本無罪而娶有漂亮妻子的人，包啟黃竟利用職權誣罪逮捕而將其妻妾予以誘姦，如果不從者，就假造證據判決其丈夫刑罰，據悉：如此受害的婦女多達三十餘人，包啟黃首遭監禁，就是這些被害者之一所密告的，不料一案揭露，接連著數案併發。參閱自《聯合報》，1955年1月6日，第1版。

³⁰ 臭頭是當時因白色恐怖入獄者私下對蔣介石的稱呼。江槐邨先生說，裡面的人都這樣叫蔣介石臭頭，因為他的頭光光的嘛！人家說現世報，蔣家人就有現世報，他們家人都早死，最近那個蔣友青也出事情。

國防部 泰源監獄 開釋證明書


中華民國 五拾叁年 壹月 肆日	 監獄長 吳潤 右證明書文 江槐村 收執	姓名	江槐村		性別	男	年齡	三二	籍貫	雲林	住所在	台中北屯區
		執行機關	司令部	刑罰	有期徒刑	刑罰	有期徒刑	刑罰	有期徒刑	刑罰	有期徒刑	刑罰
		行狀及悔情形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報到期限	民國五拾叁年壹月拾日	開釋日期	民國五拾叁年壹月拾日	開釋日期	民國五拾叁年壹月拾日	開釋日期	民國五拾叁年壹月拾日	開釋日期	民國五拾叁年壹月拾日	開釋日期

圖5 江槐村開釋證明書

出獄之後

出獄後並沒有遭遇到太大的困難，不過暗中還有被監視。出來後，我住在母舅家，母舅在南京東路開永光玻璃公司，我先過去那邊工作，一開始並沒什麼事情，後來因為玻璃爐子溫度很高，我的身體受不了才離開不做。接下來又去基隆的冷凍公司工作，在這裡也沒什麼事情。後來住在三重埔，樓下有個王先生，他當鄰長，是政府的眼線。過了一段時間後，臺北有一間福樂奶品公司，是上海人跟美國公司合作，他們在臺北生產冰淇淋、生奶這些食品，不知道政府給他們什麼優待，但是條件就是他們的產品不能內銷，只能供應美軍第七艦隊和中國的空勤。這間公司的原料都從美國來，所以成品都很不錯。我去這裡工作一段時間後，有個親戚在嘉義做針織代工，想擴大規模並直接做外銷生產，叫我過去當廠長。因為這件事情後來我才知道有被監視。在福樂公司的時候有一個陳會計，他說是嘉農的校友，小我幾屆，就是這個人負責監視我。去嘉義之前，一個同事跟我說，去嘉義後要通知他，有空他會來找我。那時候才剛開始籌備蓋工廠，在哪裡蓋都還不確定，所以我說等地點確定後再告訴他。陳會計這個抓耙仔就去

問我的同事，同事回答他說我要去嘉義，但是去哪裡不清楚。這件事情就被陳會計呈報上去，說我行蹤不明。

後來我會知道這件事，是因為警察跟我三重家裡樓下的王先生說，要我家人通知我去派出所一趟。假日的時候我從嘉義回來，太太跟我提起這件事，我就到派出所報到，警察要我以後有什麼事情要先報告，不要引起誤會。還有一次，同學會在豐原舉辦，所以那天我不在家，後來也被問起我為什麼不在，這件事情也被呈報上去，所以我才知道這個人在監視我。另外，也有一些是透過寫信告密。至於有人出來找工作被刁難，這也是聽說過的，但是我工作的狀況還算好。

我太太是二姐姐夫介紹的。姐夫在臺南縣農會工作，我剛回來的時候，二姐十分關心我的婚事，就請姐夫去找媒人。媒人是當地的里長，他手上有一本名冊，記載了一些人的條件，後來就幫我選了幾個家庭條件比較合適的。從泰源監獄回來後，我就跟父親提過，不可以掩飾我這段過去，有媒人來介紹的時候，一定要說明這段經歷，會怕的人就不要來，這就像是說「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

我的丈母娘說會參加這些事情的人，多半是懷抱理想，不是會亂來的人。其實我太太的兄長也是政治犯，他念高雄工業學校，人很活潑，愛打籃球，在綠島關了6年。在綠島比賽的時候我有見過，但不太常說到話。太太的兄長是在第3隊，我是在4隊。就因為太太的兄長也是被抓去，所以我丈母娘比較不怕這個事情，但是其他人會怕。³¹

我太太結婚前是彰化銀行的行員，那時候的銀行規定，結婚之後就不能繼續留在銀行。結婚之後我們生了三個孩子，最大的是女兒，還有兩個兒子。女兒嫁給大陸人，女婿是武漢大學公費派去法國進修，兩人在法國留學時認識。現在女兒搬回臺灣定居，住在士林那邊，女婿則穿梭兩岸，來來回回。他們的小孩原本在大陸都是學簡體字，經過短暫的調適，現在已完全進入狀況。大兒子還沒結婚，在廚具公司工作，跟我們住在一起；小兒子在遠傳工作，常常要去大陸出差，現在都是這樣，得要跟大陸那邊來往。

³¹ 江太太（張碧敏）表示，她那時候因為被熱水燙傷了，所以沒能去綠島接見哥哥，但是媽媽有去。



圖6 江槐邨與張碧敏的訂婚照

我出來之後，在三、四十歲時搬去高雄，五十多歲又回到臺北。剛出來的時候，我的小妹住在瑞安街大安臺北工業學校附近，我曾搬過去一段時間。當時臺北車站附近有個流行時尚商場，就是現在公園路那邊的延壽大樓，有個親戚在地下室一樓賣冷飲，生意很好，附近有很多學生，常常都要排隊購買。後來我們找了臺北車站二樓的女經理洽談，開始在那裡賣冷飲。那時候只要天氣一熱，生意就很好，冷天的時候，就只能勉強維持而已，不過臺北車站抽成很重就是了。我們在那邊主要賣剉冰、仙草、愛玉這些冷飲，開始賣的詳細日子記不太清楚。提到這裡就得感謝一下我太太，她原是彰化銀行的行員，結婚前連飯都不會煮，但她是個很有毅力和韌性的人，冷飲生意都是她在負責，跟泡泡冰工廠拿貨也是她在處理。做這個冷飲生意很累，早上車站是九點開始，不過每天七點我太太就得過去準備。做頭家就是要顧頭顧尾，老闆得要先去店裡，不這樣的話就沒辦法管理員工。每天晚上都要做到十點才回家，回家之後稍微睡一下，又要再起床工作，每天都這樣，讓我太太操勞過度，後來身體就不太好。

我年輕時候的年輕人對社會、政府有不滿和反抗的心理，就算沒辦法反抗的話，至少我可以選擇不合作。年輕的時候走上這條路，後來看看失去很多。其實那時候就是靠著堅強的意志力支持，相信國民黨總有一天會倒，我們是為了臺灣的未來犧牲。受這些苦不是因為做了壞事，但有些承受不住的就變成精神病。

附錄一：見返る茨道（不堪回首荊棘路）

有一個臺東國立的什麼單位，舉辦徵文比賽，我寫日文人家不一定看的懂，用短短的日文字要表達清楚意思，別人也不一定看懂，所以後面我又再加上中文解釋。³²

見返る茨道（不堪回首荊棘路）

全文（含中文註釋）

光復は幸福なりや？

熱烈に迎へる祖国は涯無き

悲慘なる悪夢！一老叟の歩み来し

茨道を見返る

光復是福？是禍？熱烈迎接的祖國竟是漫長而悲慘的惡夢！一老叟回顧走過的坎坷的荊棘路。

軍法處の看守所

寒波の朝謀反の廉(かど)で逮捕され母は悲しく吾を見送る

一九五一年一月五日寒流來襲之早晨，兩個特務到西螺的家問明身份後，即用手銬上雙手、搜查房間。當時雙親都在家，母親被嚇得發抖，之後不說事由，也沒有任何證件就把我帶走。母親很悲傷地看著我離開，想不到這樣的分離竟成永遠的訣別。

肥桶を抱きて眠りし檻の夜他人の尿を時には浴びて

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是在臺北市青島東路，現在的警政署對面（以前的日本陸軍倉庫），初進去的人要從馬桶邊（那時沒有抽水馬桶，是木製糞桶）睡起，沒幾坪的房間擠了二十多個，睡覺時後面的人胸靠著前面的人背睡（像

³² 江槐邨先生參加2009年6月行政院文建會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舉辦之「二〇〇九年綠島和平對話」詩畫之徵集，這一篇日文短歌得到「受難者及遺族組」詩作首獎。江槐邨先生表示附上中文註釋，可以幫助不懂日文的人，了解當時白色恐怖造成的壓力，所以我們從善如流，以附錄方式列於正文之後。

沙丁魚罐頭那樣)頭一天晚上睡到半夜，同房難友起來小便，睡眠朦朧，沒對準好馬桶，竟把尿灑在我的臉上。

散歩に拾ふ吸殻紙に巻きかへて密かに吸へば吹く煙淡し

看守所內禁吸煙。煙君子只好利用放封，出去洗面、散步的機會撿地上的香煙屁股回來把剩下的煙草用紙捲起來(叫做老鼠尾)在房間裡偷吸，有吸煙的人每人吸一口，輪流吸，因為得來不易。吸進去的煙不馬上吐出來，盡量讓肺部吸收，故吐出來的煙都淡淡無色。

冬の朝囀ひの庭に冷水浴び裁きを待ちたる同胞哀れ

看守所的中庭有一座露天水池是給在押人盥洗之用，寒風吹襲之時，在那裡沐浴實在夠難受。一群群在押人就在這裡無奈地受著非人道的待遇而等待悲慘的裁判。

法廷は世論を騙す飾り物生くるも死ぬも好き勝手にて

在獨裁政權之下，法庭只是騙世人的裝飾品，生死是由蔣介石一人之喜怒而定。不相信可看解密後之檔案，像同房之洪振益(桃園人)第一次法官判有期徒刑，蔣介石批再審，第二次無期又不行，等第三次判死刑，蔣介石才心滿意足批可。

差し入れ」とふ雑役の声に暖かき親の面影目蓋に浮ぶ

軍法處看守所的伙食奇差，只有幾塊蘿蔔及青菜，魚肉根本難得一見，每週可由家裡送進菜肴，當接到這些東西一股溫馨的親情不覺湧上心頭。

生と死は紙一重なり銃口を遁るればやがては浮ぶ瀬もあり

在那個時代生死如隔一層紙，只要躲過槍口，不管三年、十年、或無期徒刑，總會有希望的一天，因此當同房的難友被判無期回來大家都把他抬起來恭喜。

差し入れの肴を賞味せるよき友と永遠の別れとなりぬ

臺南案件之何川氏是臺南高工老師，我在軍法處看守所與他同房，他的為人誠懇、親切，不久我們便成為很要好的朋友，家裡寄來的東西我們都一起享用，有一次他偷偷告訴我，他們準備越獄脫逃。

此事後來雖有行動，但開門(要放封)的看守被打後大聲喊叫，外面立刻把大門關閉，逃獄的人在裡面無法跑出去，於是紛紛跑回室內，那時的看守所政治犯、軍事犯、經濟犯都混雜在一起，打小報告(抓靶仔)特別多，這些參

加的人都被銬腳銬，直到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七，臺南案件判決何川等人死刑。

「先に行く」一言殘し烈士去る夜明けの馬場町熱血に染め

到軍法處看守所不久，有一天（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四日）聽到開門之聲，整個看守所突然靜寂無聲，有一位臺南人叫徐國維（省工委士林支部徐國維等案），從裡面的房間走出來，經過我們的房間時，很鎮靜地用日語，向同房的鄭海樹（臺南高工老師、臺南案件的主犯）說「先走了」就很從容地走出去，我第一次遇到此事，何川告訴我那是要叫出去「槍斃」。

「親を頼む」言葉今尚胸を裂く白色テロの遺族の悪夢

張棟材是嘉義人，與李媽兜有關連，我的案件與他也有關連，他是一個富有正義感的熱誠青年，他在跑路時，有一次生病到鄉下的診所看病，被自首的我的同班同學密告而被捕。張棟材很疼他的妹妹，兄妹感情很好，他一直鼓勵他妹要上進，他妹妹也沒辜負他的期望，考上臺灣大學，在軍法處看守所時，交待他妹妹好好照顧父母，他被槍斃後（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他的爸爸受此打擊後（張棟材是獨生子），心理變得憂鬱、不正常，後來在外面交了一個女的，與她同居生子，不顧元配，張棟材的媽媽痛失了愛子，丈夫又離她而去，經不起打擊，曾有輕生之意，後患癌症而含怨別世。他的妹妹，兄妹之情很深厚，雖經過五十多年，每提到他哥哥即泣不成聲，淚流滿面，這是何等悲慘的一幕，也是幾千幾萬個家破人亡的一個例子。

蔣介石啊，你的「德政」教我們如何忘得了。

綠島の新生訓導處（集中營）

手錠はめられ二人一組上陸艦に数日揺られて緑島に着く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五日軍法處、軍人監獄及內湖某國小（那時做為無罪感訓的地方）三方罪犯，坐十輪軍用卡車，沿途戒嚴，被荷槍的軍隊押到基隆碼頭，坐登陸艇開向綠島，途中在花蓮碼頭的倉庫住了二、三天（記得中秋節好像在那裡過），後再坐船到綠島，一路都是二人銬在一起。艙內通風不良，空氣混濁悶熱，油漆、重油味很重，有很多人都是船一動就開始吐到綠島。

重労働政治課学習繰り返し緑島に辛き月日を送る

十月二十日到了綠島被分配到第四中隊，在我們之前已有第一批在五月送到那裡，綠島新生訓導處規定我們彼此間的稱呼為「新生」同學。綠島的夏天

很炎熱，沒有車、沒有像樣的馬路（都是土石路），剛去的一個星期同隊的同學，我都無法認出，因為每人要參加重勞動，伙食不好，太陽又很強烈，服裝都是灰色的新生服，每個人都瘦巴巴，黑得像非洲人，所以只有身長高矮之分，其他都一樣，過了一個禮拜，眼睛比較習慣了，才認得出張三李四。除了重勞動，就是上政治課，生活過得很痛苦。吾を憂ひ病み臥す母を緑島に最後の別れ叶はぬを嘆く

吾を憂ひ病み臥す母を緑島に最後の別れ叶はぬを嘆く

自從被捕後，一向身體很健康的母親，想不開，終日憂心如焚、以淚洗面、寢不闔目、食不下嚥，因此身體漸漸衰弱，那年十二月九日終因尿毒症含恨辭世，我在綠島接到這惡耗時，只能望臺灣，暗自流淚，也不可能讓我見她最後一面，送她最後一程。

緑島に「今日も暮れゆく異国の丘」歌ひ日暮れの臺灣見詰む

日本戰敗後，在東北的軍隊被蘇聯軍隊送到西伯利亞做工，那時有一首日本歌在俘虜營流行，安慰了在冰天雪地裡的俘虜的心，我們在綠島也常望著臺灣唱這首歌，期望嚴冬快過去，春天趕快來。

春来れば帰る渡り鳥吾も何時春を迎へて帰る日ありや

一群群的候鳥，一到春天就飛回故鄉，我們不知何時能迎接春天，返回故鄉？

春の山仕事に疲れたる隊友にやさしく微笑む野辺の白百合

在綠島，我們常到山上去刈茅草給生產組做種菜的籬笆，而綠島每到四月時節，漫山遍野開滿了臺灣原生種的白色的百合花（日本話叫鐵砲百合），花瓣純白雄蕊黃色，花朵美麗又綻放著清香，到山上工作都採了幾朵回來插在寢室裡。

綠島的風俗是男下海，女上山，海浪大時，先生陪太太上山。挑堆肥、海沙（土質改良）是太太的工作，先生是抱小孩。綠島人很純潔、善良，因為被訓導處威嚇，不准和我們接觸，所以較少講話，不過，在山上遇到時，還會微笑點頭，那笑容就像百合花那樣純真可愛。

暴動の罪かぶせられ隊友は送り返され馬場町に消ゆ

一九五三年，新店軍監建好後，從綠島送回一批所謂「調皮份子」，然後就著手發動「一人一事反共救國運動」要求每人手臂上，像韓戰反共義士那樣刺

「殺朱拔毛」、「反共抗俄」等口號，以便蔣經國來視察時，做為感化教育之成果，此事因為大家的反對而失敗，也因而付出相當大的代價。訓導處動員各隊抓耙仔（打小報告）把隊上有影響力的新生，用搞暴動、搞組織的罪名，送一批回去保安處，以莫須有之罪名槍斃了十四名，其中第四中隊被認為反動大本營，槍斃了六名。

遡る魚見て萬年総統とふ吾も見れども囚人となる（愚民教育の一瞥）

在綠島上的政治課根本是狗屁不通。有一次上課時，教官說蔣介石小的時候看到魚兒拼力往上游，就立志要努力向上做大事，結果做了總統。我也曾看過魚兒逆游而上，但是卻成了獄中囚。這些可笑的愚民教育就是要把蔣介石奉為神明，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仕事終え密かに海にて泳ぎたる罰に畑へ肥え汲み運び

在綠島雖然活動範圍較寬，但還是有限制，到營外，如去中寮或南寮挑米、麵粉、煤及採購副食品，都要隊上的官帶。不同隊，不可以接觸講話，連到流鰻溝的水池去洗澡，也由長官帶。無事即待在寢室裡，有時工作完就偷偷溜去海邊游泳、抓海膽、龍蝦或貝類。如被抓到了，就罰在休息時間挑大便到生產組做種菜的肥料。

営中に曲者蔓延り無き事も捏ち上げては官長に告ぐ

國民黨被共產黨打得落花流水，逃到臺灣時可以說「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稍有動靜馬上抓起來，嚴刑侍候，毫不手軟。這些受害者，身份複雜，有公務人員、有軍人、有教師、學生、商人、農民、工人，各界人物均無能幸免。

因此在牢獄中，綠島新生營中良莠不齊，打小報告（爪耙仔）的人渣也混在裡面，這些人夢想能早日被釋放，不惜做爪牙害隊友，綠島於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九日送回一批內中有一部分送到保安處，後來判死刑十四名，都是這些人搞出來的。

身心の虐待にやつれ気が狂ひ海に身投げをする人ありし

我們四隊的隊友臺南案件的施秋霖承受不了，精神及肉體的折磨，絕望地投海自盡，屍體都沒有找到。

夜の更けを挽き白挽きて大豆磨り豆乳作りて朝に嗜む

在綠島早餐的豆漿及饅頭都派隊友去做，綠島那時沒有電，只有隊部有一

部發電機供應，隊部及各隊官兵寢室，所以豆漿都在一盞油燈下，由派去的隊友輪流拖著石磨磨出來，饅頭也是一樣。

各隊に豚の鳴き声聞こえる炊事場忙しく新年迎ふ

綠島的居民以前都不會種菜，也許是鹽霧的關係，山上只種花生及木瓜，初到時伙食除了米、黃豆（軍部配來的）以外，只好向臺灣採購些梅乾菜，向當地居民買青木瓜切成簽炒來吃，偶爾向居民買捕回來的魚及他們養的梅花鹿肉，後來當地的商人也有進一些蔬菜來賣。這時每隊也都成立生產班，自己種菜供應隊上，我比第一批的隊友慢了約五個月才去，所以那時已經有生產組的菜，但也許是沒經驗無法種植多種菜色，只有一種牛皮菜（俗名、學名不清楚，臺灣話 Kabua 菜）因為它比較容易生長的關係，我們幾乎每天都吃這種菜，在臺灣也有食用，但大部分拿來餵豬，吃得大家都皺眉頭。生產組的規模漸漸擴大，後來也有養豬，以供過年過節加菜。這是初期的情形，後來我被送回軍監就不清楚。

山に茅を刈りて畑に作る垣潮風防き野菜を植えたり

綠島海風大時，海浪衝到海邊，岩石形成鹽霧吹襲陸地，菜葉因而枯萎，故菜園每隔幾畦，就要做籬笆擋住鹽霧。

車なき島に頼るは足と肩担ふ重荷に齒を食ひ縛る

我們在綠島的那段時期，不但沒有車，連一條像樣的路都沒有，都是窄窄的土石路，所有的補給品：米、麵粉、黃豆、煤炭，都由船運到中寮、南寮的小漁港外（船無法進港），由居民的小舢板轉運到海邊的沙灘，再分給各隊。這些補給品一時無法全搬回來，各隊都找附近的居民暫寄存，綠島的居民住屋都很簡陋，牆壁都用海裡的硓古石（珊瑚礁）堆砌起來，屋頂蓋茅草。新生營到中寮大約有四公里，到南寮約五公里半，米一包好像一百公斤由二人挑回，黃豆大一點，一包好像一百六十公斤，由四人挑回，在綠島烈陽下，沒有做過重勞動的人，實在吃不消。

隊友の医者は家より器材請ひ患ふ友の治療に務む

綠島新生營雖然設有醫務室，但設備簡陋，醫官都是蒙古大夫。新生當中有幾位醫生，還是響叮噹的臺大醫生，常從家寄來醫藥器材治療新生。像我們四隊的王荊樹是婦產科的名醫師，姚盛齋處長的老婆一有毛病就找他，聽說有一位副處長（是我離開以後），對新生很敵視，有一次他的老婆在生產時，胎兒位置不

正，生命很危險，當時也來不及送臺東，王荊樹對副處長說，他會盡他的能力救他的老婆，如救不了也不要怨他。經過他的盡力救護，產婦終於平安生產，事後副處長太太還跪下感謝王醫師救命之恩。從此副處長據說也對新生較和善些。

新店の軍人監獄

綠島（しま）に二年流され新店の監獄に十年の青春（はる）を空しく過ごす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日被送到綠島，住了將近二年，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再從綠島送回新店軍人監獄，一直住到一九六三年刑期剩半年時，又被送到臺東泰源軍人監獄，刑期滿，從泰源出獄回家。在綠島、新店度過人生最寶貴的青春。

八坪の間に三十人閉ぢ込められ高き小窓に雀が覗く

新店的軍人監獄，房間大約有八坪大，卻關了三十人，最多到三十二人，上面高高的天花板只裝了一盞不明亮的燈，向外的牆壁高處開了小窗子，房間三面為洋灰牆壁向內一面，像動物園的鐵欄干，每棟牢押房分左右兩排，中間為頗寬的走道。

沐浴とトイレも共に部屋の中日に三回の供水も乏し

新店監獄室內鋪木板，最內面有沖水馬桶及小水池，及洗澡的地方，因為自來水是每日才來三次，水壓很弱，時間又不長，所以很欠水。

沐浴は二日や三日に一度廻り配らるる水は洗面器（うつは）に二つ

洗澡時是二、三天才能輪到一次，洗澡水每人二面盆做為洗澡及洗衣之用，沒輪到的給一瓢多的水洗臉、擦擦身上的汗。因為來水時間短，為爭取時間在木質地板上洗衣服，長久下來木板始終含水無法乾，易患濕疹、風濕症。我在軍監也患了嚴重的風濕症，腰常痛得坐也痛、睡也痛，放封散步時，會突然痛得腰部好像脫了節一樣，獄內看病也沒有什麼藥，雖然出獄後，有服藥治療，但時而輕，時而重，一直到現在，像被咀咒一樣，一生纏著我。

同室に犬ころ潜み無き事を捏ち上ぐる手立ては綠島（しま）に劣らず

同房內都安排抓耙仔（告密者）在監視室內動態，他們胡亂編造是非、打小報告，情況一點都不遜於綠島。

密告に反省室に禁錮され足枷着けらるる人も稀ならず

被告密者被集中在反省室，輕者停止接見，停止一週一次寄信，重者雙腳

帶腳鐐，白天出去外面強制勞動，我也曾嚐過這個滋味。

犬ころを殴り足枷と鎖纏ひ引き摺る音は聞くも重苦し

同房有一個徐良民，是抓耙仔，時常打小報告，此人是軍人出身，打戰時頭部曾受過傷，致常發生羊癲瘋。同房的人都很討厭他，有一次和同房的黃家祥（臺南案件，體格魁梧，在校時，曾是橄欖球的選手）發生口角，被黃家祥揍了一下，結果羊癲瘋發作，口吐白沫倒在地上，看守人員不識此病，以為黃家祥出手大兇狠，叫出去被揍一頓後，雙腳銬腳鐐，雙手銬手銬，身上掛了一百多公斤的鐵鍊，遊行五棟監房後，送入獨身反省房，在清靜的晚上聽到鐵鍊聲，彷彿身置地獄中。

不敬問はれ手足縛られ宙ぶらりに担ぎ廻されて室友（とも）不具になる

每日供水時間，輪到洗澡的人都在室內最後面，沖水馬桶邊一小塊供洗澡用的水泥區塊上洗澡，洗後到前面擦乾淨身體穿衣。有一次在一房（做為反省室）的臺北縣板橋人張倚融洗過澡後，光著身到前面擦身，不巧那天走道上有掛著慶祝蔣介石生日的大壁報，中間有他的相片，被二房（外役房）的狗仔（抓耙仔）打小報告，說他在房間裡光著身子抓老二向蔣介石肖像做不敬的動作，只憑這個報告，不必問對方，也不必調查，就叫出去處罰。在軍人監獄有一組選自軍事犯中的凶神惡煞，專替獄方整受刑人，頭頭由滿臉橫肉的劉彪擔綱。張倚融被叫出去坐飛機（抬豬是背部向地面，前後腳綁起來將棍子穿過去抬，坐飛機是胸部向地、雙手雙腳反綁將棍子穿過去，把整個人抬起來），遊行五棟監房，一面走一面大喊「大家來看看，調皮搗蛋的共匪份子」，如果這些人對你好一點，即走得快、抬得平穩；如長官有特別提示，即走得慢、抬得上下跳動，抬完放下時，人已痛得昏過去了，再送進獨居房的反省室，自此以後，他雙手都殘廢。

散歩時に竹筒拾ひポンプ造り供水時に水を吸ひ出す

窮即變，變則通。前已提過軍監的供水雖一日三次，但供水時間短，水壓低，尤其水尾的房子，水就少得可憐。「犯人狀元才」，在那困苦的環境裡，人的腦筋自然就動起來，於是利用放封散步時間，去偷有節的竹筒，另外拜託出去獄內鐵工廠工作的難友，偷偷帶回斷掉的鐵鋸，把它磨成銳利的刀片，來做竹幫浦，供水時把水龍頭卸下抽水。

給水ダム臺風に崩れ一週間酷暑に一日コツプー杯の水

人在福中不知福。看到一般人，尤其年青人不惜福，浪費地球有限的資源，常會想起在軍人監獄牢房的歲月，洗澡、洗衣只二盆水，而且二、三天才能輪到一次的痛苦日子。尤其有一年大炎熱的夏天，颱風來襲把新店溪的供水壩（那時軍監沒有自來水，用水是抽自新店溪）沖壞，整整斷水一星期，每日只配一杯約五百 CC 的開水，請想想：沒有電風、沒有冷氣，在八坪大的房子擠了三十個人，每人只配五百 CC 一杯水的大炎熱夏天，度過一個禮拜的滋味。

足枷着け処罰の労働に娑婆に出る鎖の音朝の静けさ破る

在反省室一群在押人被處罰銬了腳鐐，每天一大早出了獄門，到外面去強制勞動，腳鍊聲打破早晨之清靜。

獄内の裁縫工場に身を投ずミシンの響きに暫し吾を忘る（外役となる）

在新店軍監之最後二年，去結紗組不久轉到裁縫工場工作，這段時間雖然較自由些，但工作量很多，常加班到晚上八、九時，踩裁縫車踩得晚上回舍房兩隻腳都累得走不動。

血を嗜むテロの共犯緑島と獄に冤罪漁り馬場町に送る

執行白色恐怖的共犯，都先後在綠島及監獄製造冤獄。第一批從綠島送回新店軍人監獄的政治犯，獄方唆使抓耙仔馬時彥（浙江人）、祝英傑（湖北人）出來檢舉陳行中等人在獄中從事叛亂活動，結果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三日槍決十三人，出面檢舉之馬時彥與祝英傑卻成為此案之主犯，一起押赴馬場町槍決。此案中原綠島四隊有五名，在綠島「一人一事，反共救國運動」失敗後，惱羞成怒，送第二批回來，內中有一部分送保安處調查，這些人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被槍殺一名（四隊陳華），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槍決一名，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三日槍殺十二名，計十四名，內中綠島四隊有六名，這兩案合計有二十七名（四隊佔十一名）實在夠恐怖。

氣高き緑島の白百合に捧ぐ

緑島の乙女は巡り出逢ひし新生に思ひを寄せて恋に焦がるる
一人緑島を離れ恋人の里を訪ひ密かに指輪を交はすとぞ聞く
事ばれて恋人ト、チカに打ち込まれ乙女は官長に結婚迫らる
恋人を救ふためにと泣く泣くを結婚諾ひ式の日身罷る
悪業の宴の酔ひより醒めて知る初夜の花嫁亡骸となるを

哀れ緑島の気高さ白百合汝の名は永遠に人人の胸に刻まる

綠島在過年過節或政治紀念日都在營區司令臺演戲，並招待島民觀賞。以前的綠島島民除非去臺東，不然一輩子都沒看過電影和戲劇，新生訓導處設立後，各隊都要參加戲劇演出，在當時雖然是脫離不了政治八股，但對島民來說，的確是大開眼界，每次有演出，他們都成群結隊來觀賞，我們四隊四班有一位隊友叫陳金澤，人很幽默，很有演戲的天才，我們叫他蛤蟆油，就是日本語「蝦（が）蟄（ま）の膏（あぶら）」這個藥膏是從癩蛤蟆外皮有分泌一種毒液和其他藥物混合製成之藥膏，對於刀傷、燒傷、凍傷等皮膚症狀頗有療效，販賣此藥的人通常都在大馬路邊、市集或人多的地方，憑他能言善道滑稽幽默的一張嘴，讓圍上來的人哈哈大笑，進而買他的膏藥，日本叫「野師（やし）」或「香（や）具師（し）」臺灣叫「王祿仔仙」。陳金澤有次因學「香（や）具師（し）」的口吻賣「蝦蟄油」，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從此大家都不叫他的名字，改叫「蝦蟄油」。他導演的臺語話劇，是什麼戲碼已不記得。另外有郵電案件的李榮臺，也上臺跳康定情歌的舞碼，他本來就長得很帥，經過化粧變成一個小姑娘，簡直是美若天仙，害得有許多人因而失眠幾天。

我在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日到綠島，離開綠島是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前後不到二年，回臺灣在新店軍人監獄曾和這裡所提的男主角曾國英同過房，他是海軍許昭榮的案件，被判八年。他的個性較沈默寡言，後來軍監送一批去綠島，他也是其中之一，聽說在綠島他曾參加話劇隊，而蘇素霞（綠島鄉長之姪女）也參加表演而認識，經過一段時間，雙雙墜入情網。後來蘇素霞去臺灣南部找曾國英姊姊，表明她與曾國英之戀情，希望先與他訂婚，等他刑滿歸來再結婚。曾國英姊姊聽了喜出望外，殷勤招待後，即送她戒指作為訂婚信物，蘇素霞懷著美麗的憧憬歸途。曾國英之姊姊不知此事該守密，竟寫了一信給其弟，通知此喜訊，在白色恐怖時代人民的一切言行、通信均在特務掌控之下，何況在監人每封信都須經過政工官，不巧這位政工官早已對蘇素霞私下愛慕良久，只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逢此機會那會放過，於是向蘇素霞百般恐嚇，說此事之嚴重性，不但當事者會受法律嚴重制裁，家人也會受連累，但是如果肯嫁給他，就一切可擺平，蘇素霞一方面受到家人的壓力，一方面又為了救所愛的人，不得不答應，同時要求婚禮在臺東盛大舉行。婚禮舉行時，新娘利用宴客繁忙偷偷溜出僱車去旅社，在那裡為愛殉情，結束她寶貴的生命。事後新郎處理後事後，把新娘骨灰寄在臺

東某寺廟，直到數年前曾國英之同案許昭榮費了很大心力，終於把蘇素霞之骨灰從寺廟之地下室、無人認無人照顧的地方裡找出來。一個純潔的少女為愛情不屈服於惡勢力之恐嚇與壓迫，用死來保護她純潔的情操，用死來抗議邪惡卑鄙的惡魔，她高尚純潔的心靈，猶如綠島滿山遍野的百合花，那麼高尚令人景仰，令人懷念，謹以此短歌獻給蘇素霞小姐。安息吧！蘇素霞小姐。也希望藉此讓綠島住民及遊客知道在這個美麗的島上，曾經發生這悲慘淒美動人的愛情故事，不會被無情時光將之遺忘而消逝無蹤。

夢追ふ旅（尋夢之旅）

老いて辿る緑島の旅咲き誇る白百合絶えて芒山を覆ふ

離開綠島五十餘年，終於數年前與一些老難友重踏上綠島土地，在我的腦海中，海是那麼清澈見底，在陽光下一群群色彩豔麗的熱帶魚悠游在佈滿珊瑚的海底，山上風光是那麼明媚青翠，在一畦畦甘藷園或花生園裡，也長滿了綠島特有的白色百合花。但一到綠島後看到一切都改變了，硃古石的房屋只看到一間，且已經無人住了，改變得很徹底，百合花都沒有了，山上除了近年建好的環島公路、路旁的甘藷園、花生園，都被比人還高的芒草覆蓋著，當然，也看不到純樸的綠島姑娘的芳蹤。

営舎は跡形消えて残壁の反共の文字昔を語る

新生營早已消失的無影無蹤，只在斷垣殘壁上依稀看到反共抗俄的字跡，喚醒了五十多年前的回憶。

そそり立つ海辺の巖荒波の碎けるしぶきは昔のままに

從柴口要進入營地之前，有兩塊很大的火山岩、將軍岩及望夫岩，聳立在天空。將軍岩看起來像古早的將軍腰配了一把刀。望夫岩傳說是夫婿出海捕魚失蹤，妻子天天到海邊望夫歸來，後來變成望夫岩。當海浪沖到這二塊岩石，白色浪花會飛濺直沖三層樓高，非常漂亮，還好這個美景雖已過了五十多年，依舊美麗如往昔。

バスに乗り世界に稀なる海底（うみ）の温泉浴びて夜空の星を眺むる

全世界有二處海底溫泉，一處在意大利，一處在綠島，以前綠島溫泉都沒有開發，滿潮時在海中，退潮時才露出來，現在開發成觀光地區，名字叫「朝日溫泉」。退潮、滿潮都可以泡。從南寮可坐巴士直達很方便，我們去時大概在九月，

晚上在滿天星斗下（在臺北已無法欣賞）浸泡著溫泉，聽那一陣陣沖過來又退回去的海濤聲，享受著海風獨特的海藻香味，讓人心曠神怡、忘卻凡塵一切煩惱，不明歷史的人總會懷疑這麼美妙的島嶼怎麼會曾經是人間地獄、阿修羅的殺戮場。

時代（とき）の波緑島に押し寄せなつかしき長閑なる漁村の今は何処に

滄海桑田，昔日純樸的漁村，也隨著時代潮流逐漸現代化了。綠島已成年經人浮潛的勝地。島內出租的機車聽說有二千輛，那是幾年前，最近不知再有怎樣的變化？島民現在都做觀光客的生意，山上的田園已任其荒廢，美麗的山景已成遍野的茅草山。我曾問盧兆麟百合花怎麼都不見了，他說後來有臺灣的商人來收購百合花的鱗莖（像大蒜頭）做中藥，島民拼命挖去賣，結果都絕種了，我很喜愛這一種白百合花，聽了頗為感傷，人類的貪婪，把美麗的地球破壞得面目全非，令人不勝唏噓。

家々に鹿の鳴く声聞けずなり村人忙しく観光客迎ふ

古早的綠島，家家戶戶都有養梅花鹿，到山上耕作，下山順便帶回鹿仔樹葉回來飼養鹿，現在完全看不到了。村民都忙於做觀光客的生意了。

集中營を見下ろす四維峯誰が飼へる羊か嶮しき崖に戯る

第一大隊的廚房後面的山頗高而且陡峭，在那絕壁上令新生刻了「禮義廉恥」四個大字，叫做「四維峰」，遠遠就看得見。羊的本事很大，我重返綠島時看到幾隻羊在那絕壁上跳躍、玩耍，直令人捏一把汗，也讓我記起當年在廚房磨豆漿、做饅頭的往事。

山に御座せる鍾乳洞の観音様苦難の群をやさしく見守る

從新生營到山上，半腰有觀音洞，裡面有一座鐘乳石的觀音菩薩，是島民信仰的中心，觀音洞剛好向著新生營，慈祥的觀音菩薩曾經默默地保佑一群受苦受難、身心重創的生靈。

緑島（しま）の浜に淋しく眠る隊友（とも）の塚雑（く）草（さ）茂り啼く

海鳥（とり）の音侘びし

在悠悠綠島之地，逝世的新生如無家屬領回，即埋葬在流鰻溝過去，有一個大山洞附近的海濱，通常都叫第十三中隊（新生營的編制是十二中隊），在那裡安息的隊友，墓埔一片荒涼，任由雜草覆蓋，無人整理。遠望著臺灣，聽著海浪的哭泣，海鳥的鳴叫，倍覺人生無常而黯然神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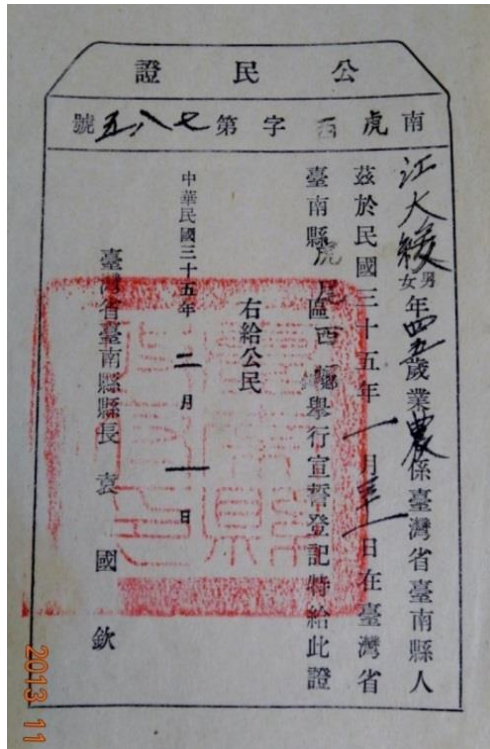


圖7 江槐邨父親之公民證



圖8 江槐邨與黃至超先生的合照

說明：黃至超的叔伯輩黃伯超先生，是臺大醫生、教授。



圖9 江槐邨（右一）在泰源監獄的照片



圖10 難友送給江槐邨父親的圖畫照

說明：江槐邨先生提及，「這幅畫是一個在軍人監獄時，判刑10年的獄友，在我父親61歲生日的時候送來的，字是請別人題的，這個紙是用草壓成的紙，水下去的話就會膨脹起來，看起來有立體感。這幅畫曾經在2010年10月6日借給景美人權園區展覽。」

郵兒、時時見知，見弟望保送所大讀書求進國道是平生一快事但頃
 歡意寧度任濟友自己年齡你姊姊定保送外畢業後已廿八歲再加上服
 務時間豈不是近於廿歲此種老處女會影響於結婚自近年之經濟極端不
 故不博已割愛三分地讓入以還部分借款藉留一些錢給弟為費其大計始告成約然而
 剩三萬三千元之債行債務因此每月還要負擔利子的三五千元向余之交通車費日約
 五除費約百元區區當二五一三萬元綜合余之薪俸不過一千元尚須仰賴瑣瑣
 結約八百一十元才够零費而菜園的工債及諸課稅尚在此外現在郵兒
 讓去之各地所將款項所餘以充架葡萄棚及設小抽水機而已故以後之經營尚
 須克苦掙注並非西枕無憂之享樂時也余認乃自之龍河尚有兩年因這
 一段時期收穫小大地明年以後把把葡萄青有部分生之產況且余近來
 濕更如劇出入郵兒 破脚踏車但不敢輕動携重物甚至連拿牙刷漱口也
 郵兒
 2013

圖11 江肇甫於江槐邨被監禁於新店軍人監獄時所寫的親筆信